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樂部一

雅樂

天調管子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然後天地之美生注五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大音希聲老子||||大象無形質而不悲鄧析子上古之樂||||當今之樂邪而為淫象周騶虞墨子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承雲六瑩九韶晨

露列子奏｜｜｜｜｜｜｜｜之樂

張樂洞庭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咸池之｜於｜｜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

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文武倫經（見上）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見上）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見上）揮綽（見上）立於四虛之道（見上）天樂（見上）有焱之頌（見上）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見上）始於懼次之以怠卒之於惑（見上）上及太清下及泰寧中

及萬靈鶡冠子氣由神生道由神成性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華天上揚本出黃鐘鶡冠子｜｜｜｜｜｜｜｜注疑此樂章之名合歡定和荀子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而已不求其餘養耳荀子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也先王立樂之方荀子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也按禮記樂記本荀子也故子史語之本六經者皆不錄而特錄此審一定和荀子故樂

者｜｜以｜｜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天下之大齊荀子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飾喜荀子且樂者先王之所以｜｜也中平莊肅荀子樂｜｜則民和而不流樂｜｜則民齊而不亂使人心莊荀子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之｜｜順氣成象荀子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而治生焉清明象天廣大象地荀子君子以鍾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其｜｜｜其

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行而
民鄉方荀子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矣窮本極變
荀子｜｜｜｜樂之情也和適呂氏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凍以形形體有處
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伊尹作大濩呂氏春秋殷湯即位乃命
｜｜｜｜為｜｜｜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皋陶作夏籥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
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為｜｜九成以昭
其功三象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以嘉其德無聲
者正可聽淮南子朱絃漏越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其｜｜者也民神

禽鳥之般揚子大樂無間||||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鄭衛不能入揚子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也惟正之聽揚子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荒淫佛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注佛違也九變而淳氣洽文中子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王化始終可見見上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國語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

樂正**中音**國語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肆夏繁遏渠**國語夫先樂金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按左傳杜注九夏其二曰四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其說未當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周禮鍾師杜子春引之此說為是蓋工歌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綿歌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是從肆夏數至渠為肆夏之三也安得以肆夏即為繁乎鄭君謂頌失此說不可從**伶簫詠歌**國語||||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按伶簫詠歌所謂工歌也**樂以開山川之風**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以燿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

不遷疏纖鎮浮國語教之樂以｜其｜而｜其｜飾性史記樂書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厥｜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見上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史記樂書贊音樂者所以｜｜｜｜｜｜而和正心也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史記樂書正義｜｜｜｜而和正聖｜｜｜而和正仁｜｜｜而和正禮｜｜｜而和正智貫珠叩玉史記樂書索隱述贊端如｜｜清同｜｜洋洋盈耳咸英餘曲樂府樂人漢書宣帝紀｜｜減｜｜使歸就農業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

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

治內見上

充目動耳感心漢書禮樂志其感儀足以|||音聲足以|||詩語足以|||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

聞音德和省詩志正論數法立見上

本情性浹肌膚臧骨髓漢書禮樂志夫樂||||||而|||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

壽人漢書禮樂

志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

七始華始 漢書禮樂志｜｜｜｜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注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呂為樂名如六英也

變民易化人若 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呂變民風化民俗也其｜｜也｜其｜｜｜也｜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

獨行十月迎氣樂 後漢書章帝紀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注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呂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呂為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呂迎和氣時呂作樂器費多遂｜｜｜｜｜｜｜也

黃門鼓吹 後漢書禮儀志注｜｜｜｜｜天子所呂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

短簫鐃歌 見上

雅吹擊磬 後漢書桓榮傳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又詔諸生｜｜｜｜盡日乃罷

總統研

精

魏志杜夔傳夔善鐘律聰明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鍾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廣陵散

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象容表慶

宋書樂志晉正德舞歌詩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縣萬舞在庭|||||協律被聲軼武超濩取節六英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大和宣洽通於幽冥

升歌翊節下管調風

宋書樂志太祝祼地奏登歌樂

詞精華孚𢍜誠監昭通|||||||愫感人祇皇心嚴變敬明尊親大哉孝德至矣交神

化動翔泳宋書樂志夫鐘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頃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茲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

四縣庭響八列陛倡宋書樂志白紵篇在心曰志發言詩聲成於文被管絲手舞足蹈欣泰時移風易俗王化基琴角揮韻白雲舒簫韶協音神鳳來𢬵擊和節詠在初章曲乍畢情有餘文同軌壹道德行國靖民和禮樂成|||美勳英||||貴人聲舞飾麗華樂容工羅裳皎日

德凝羽袂隨風金翠列輝蕙麝豐淑姿委體允帝衷

綴道𢍜容辭齊書樂志神宮懇鄭明寢昌基||||||||

佾文靜縣齊書樂志諦容輟序||||

繞風停雲齊書樂志朱絃||翠羽||

翻籥繁會笙磬諧

音琴瑟（齊書樂志庭列宮縣陛羅琴瑟｜｜｜｜｜｜｜｜｜）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梁書蕭子雲傳敕曰｜｜｜｜｜｜｜｜｜｜｜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六樂該深五聲妙遠（魏書禮志尚書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以降莫有詳之）正聲五十曲（魏書禮志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歌｜｜｜工伎相傳間有施用）樂情膏潤（隋書音樂志禮意風猷｜｜｜｜）風猷勵兵（隋書音樂志漢明帝時樂有四品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改七懸八以黃鐘為宮（隋書盧賁傳賁以古樂宮

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宫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吴札觀而辨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宫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黄鍾下生之義黄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一千八

｜｜｜詔貢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

百聲隋書萬寶常傳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宫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

四律變化終於｜｜｜｜｜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

上元二儀 舊唐書高宗紀十一月丙寅上製樂章有｜｜｜三才四時五德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

華夏正聲 舊唐書音樂志開皇八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及四懸樂器帝令廷奏之歎曰此｜｜｜｜也非吾此舉世何得聞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得十四調賓祭用之隋氏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以掌之

清商署 見上

魚麗鵞貫箕張翼舒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七年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樂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

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元會第一奏舊唐書音樂志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之首|||||者是也

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舊唐書音樂志鼓吹之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棡鼓曲有|||||||||||||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

得意則凱樂舊唐書音樂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安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所以示喜也

君臣同慶舊唐書音樂志凱歌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

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辭賀朝歡｜｜｜｜｜樂今撰補之

龍池 舊唐書音樂志｜｜樂明皇所作也明皇龍潛之時宅在龍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為池望氣者亦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中明皇正位以坊為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為此樂以歌其祥也

鳳曲登歌 舊唐書音樂志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樂章｜｜｜｜調令序龍雩集舞泛祥風

四懸二舞 舊唐書職官志凡國有五聲八音六律六呂陳｜｜之度分｜｜｜之節以和人倫以調節氣以享鬼神以序賓客

十二和 唐書禮樂志初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

功成慶善 唐書禮樂志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

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渼沜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樂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

秦王破陣見上

二舞在北登歌在上

五代史崔梲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

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吕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黄紗袍白中單白練襦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襦襠甲金飾白練襦襠錦腾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一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悦賜梲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

可密

劉向說苑樂之｜｜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

一足

孔叢公曰吾聞夔｜｜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

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
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兜禁昧離 班固白虎通故南夷

之樂曰丨西夷之樂曰丨北夷之樂曰丨東夷
之樂曰丨合觀之樂儛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

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 班固白虎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夷

狄質不如中國中國

地祇升天神降 王嘉拾遺記師延者殷之樂人也精

文章但隨物名之耳
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遼絕在軒轅之世
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
丨丨皆丨吹玉
律則丨丨俱丨

十部伎 唐六典凡大燕會則設丨丨之丨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
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
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疎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
康國
伎

音律

有唱必和管子荀|||之|有|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　風律管子君失音則||

必流吹風動音管子|塤篪之|鑿|金石之|注秋金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兑之令　負猪

豕覺而駭管子凡聽徵如||||||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鳴馬在野見上　牛鳴窌中見上　離羣羊見上

雉登木以鳴見上　宮徵還激子華子青黄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　臨河之操子華子日者主君之台也孔子轍環於河滸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

聆缶墨子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之樂　四聲主鬼谷子商角不

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為||||者其惟宮乎

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見上草

木成實溫風徐迴霜雪交下堅冰立散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景風

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上見師曠清角鄒衍吹律上見高山流水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丨丨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丨丨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每奏輒窮其趣上見人籟莊子女聞丨丨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二十五弦皆動莊子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丨丨丨丨丨意達金石尸子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丨誠感之丨於丨丨而況人乎

清商清徵清角

韓非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丨丨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丨丨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

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説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竝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田連鼓上成竅楸下 韓非子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而不能成曲

流魚出聽六馬仰秣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伯牙鼓琴而｜｜｜｜大麗

統實荀子聲樂之象鼓｜｜鐘｜｜磬廉制竽笙肅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翁博

婦好見上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呂氏春秋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

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呂氏春秋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為樂

以尾鼓腹其音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英見上

黄鍾律吕之本吕氏春秋昔黄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宮次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别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黄鍾之宮適合黄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丨丨之宮丨丨丨丨

雄鳴六雌鳴六見上

分審吕氏春秋五音之無不應也其丨丨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

日至則月鍾其風吕氏春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丨丨丨丨丨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黄鍾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吕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東音南音西音北音吕氏春秋夏后氏孔

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丨丨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丨丨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丨丨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丨丨悲存

乎心而木石應之呂氏春秋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後世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丨丨有丨丨丨丨丨丨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鍾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音倍為日律倍為辰淮南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丨自丨而丨丨

丨自丨而丨丨故日十而辰十二

律九寸因而九之淮南子故黃鐘之丨丨丨而宮音調

丨丨丨丨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

以五立以八生淮南子物以三成音丨丨丨三與五

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風之音故音丨丨丨

和繆淮南子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丨應

鐘生甤賓不比正音故為丨

浸濁浸清淮南子日冬至音比林鐘丨以丨日夏至音比黃鐘丨以

丨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淮南子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

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丨丨丨丨丨以丨丨丨丨丨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

放意相物淮南子瞽師之丨丨丨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兒不能以喻弟

廉隅修營淮南子山桐之琴澗

梓之腹雖鳴丨丨丨丨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

中正

則雅多哇則鄭揚子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丨丨丨丨丨丨美哉琴意文中子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丨丨丨丨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於河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聲存而操變見上汾亭操見上成樂物生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以丨丨丨丨者也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

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見上立均出度國語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龢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龢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

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黄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神瞽考中聲見上紀之以三平之

以六成於十二見上六間見上大昭小鳴見上七律七同見上左

高戰國策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丨丨丨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變徵戰國策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丨丨丨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羽聲忼慨見上六律為萬事根本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丨丨丨丨丨丨焉下生上生史記律書生黃鍾術曰以丨丨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丨丨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後始神生於

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倍實三法四實三法見上置一而九三之始於宮窮於角見上琴音調而天下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

丨丨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大弦君小弦相見上復而不亂連而徑見上習曲習數習志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吾已丨其丨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丨其丨可以益矣孔子曰吾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丨其丨可以益矣孔子曰吾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吾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還息陬鄉作陬操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丨丨乎丨丨丨為丨丨以哀之注陬操琴曲名也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史記刺客傳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

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為變新聲弦｜｜｜｜｜｜｜｜而去者按宋子縣名

次初詩史記佞幸傳延年善歌｜｜｜｜｜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注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　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　律娶妻

呂生子漢書律歷志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

而丨丨丨丨天地之情也六呂六律而十二辰立矣

遠姚 漢書禮樂志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丨丨

幼眇之聲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今臣心結日久每聞丨丨丨丨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 漢書史丹傳元帝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丨丨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高張急徽追趨逐者 漢書揚雄傳今夫弦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

隨月律 後漢書順帝紀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丨丨丨丨

準以定數 後漢書律歷志京房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丨丨丨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

八能之士 後漢書禮儀志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丨丨丨丨即坐於

端門左塾太史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設席於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黄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静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竿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竿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小黄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

曲度

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丨丨比諸郊廟注曲度謂曲之節度也

歸耕

後漢書張衡傳嘉曾氏之丨丨兮慕歷陵之欽崟注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而再事者親也

螳螂向蟬

後漢書蔡邕傳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丨丨方丨鳴丨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郤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桓譚繁聲

後漢書宋宏傳帝嘗問以通博之士宏乃薦沛國丨丨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丨

丨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漁陽參撾　後漢書禰衡傳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丨丨丨丨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

顏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廣陵散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嵇康別傳云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丨丨丨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託絃流聲 蜀志郤正傳正釋譏大曰瓠梁丨丨以丨丨注淮南子曰瓠梁鼓瑟而鱏魚聽之梁今淮南作瓠巴

周郎顧 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丨丨丨

刻玉鑄金 晉書律歷志聖人觀四時之變丨丨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丨丨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

銅竹律 晉書律歷志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丨丨丨二十五具部大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古法七品 晉書律歷志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學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

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朂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有｜｜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朂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得趙牛鐸則諧

晉書荀朂傳既掌樂事修律呂初朂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之｜｜｜｜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

三弄

晉書桓伊傳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

巳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于牀為作|調|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三絶 晉書袁山松傳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

振袖揚袍音節諧韻 晉書王敦傳武帝嘗召時賢共言技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高近哀思 宋書樂志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聲高||||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己出咸為始平相

我欲歌卿可彈 宋書范氏傳身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常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之曰|||||||乎乃奉旨上歌既畢即亦止弦

新弄長弄 宋書戴顒傳父善琴書顒

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
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
各造丨丨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丨丨一部並傳於
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
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衡陽王義季鎮京口
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
林澗甚美顒憩於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
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
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
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
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
曠接何嘗白鵠謂豔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鵠

遊弦止息 見上

合何嘗白鵠為一調 見上

金石弄 宋書宗炳傳古有丨丨丨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太祖遺樂師楊觀就炳受之

鐘聲嘶 齊書張瓌傳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

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ㄧㄧㄧ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當時新絕 齊書王敬則傳仲雄善彈琴ㄧㄧㄧ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按仲雄敬則子

土氣偏陂音律乖爽 齊書劉瓛傳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大在中土今既來南ㄧㄧㄧㄧㄧㄧ瓛以為然

燥濕變響 梁書任昉傳撫弦徽音未達ㄧㄧㄧ張羅沮澤不睹鴻雁ㄧ飛

巧越嵇心妙臻羊體 梁書柳惲傳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為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ㄧㄧㄧㄧㄧㄧ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清調 梁書柳惲傳惲既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

著｜｜｜具有條流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南史王儉傳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帝稱善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南史褚彥回傳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弦外之意虛響之音南史范氏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擊琴南史柳惲傳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自於此

柳令流亞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

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黎琴亦是｜｜之｜｜按闍黎江夏王小字

龍吟十弄

北齊書鄭述祖傳述祖能鼓琴自造｜｜｜｜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伏羲減瑟文王足琴

隋書何妥傳｜｜｜｜｜｜｜｜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

箸扣食器諧於絲竹

隋書萬寶常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

浮圖鳴鐸

北史長孫紹遠傳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啟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雝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葢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

可以富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天命有歸靈樂自降見上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北史長孫紹遠傳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懸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簇為人令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而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是｜｜｜｜｜｜｜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悲歡之情在於人心舊唐書音樂志太宗曰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非由樂也搖筆誤中琴絃舊唐書音樂志擊琴柳惲所造惲嘗為文詠思有所屬｜｜｜｜｜｜因為此樂以管承絃又以片竹約而束

之使絃急而聲亮舉竹擊之以為節曲

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舊唐

書祖孝孫傳孝孫得夾之法丨丨而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甤賓為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為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

正聲調舊唐書竇璡傳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璡討論故實撰丨丨丨丨一卷行於代

啞鍾皆響舊唐書張文瓘傳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丨丨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丨丨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

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唐書

禮樂志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一均

唐書禮樂志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為｜｜

搊琵琶

唐書禮樂志五絃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

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

識臥吹 唐書讓皇帝憲子璡傳璡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之曰何故｜｜工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

琵聲多琶聲少 上見

金石諧婉將有大慶 唐書李嗣真傳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振鐸得鐘 唐書李嗣真傳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之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以宮為均以土為德 唐書王虔休傳常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示五聲有君也｜｜

丨丨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和樂本於此

由羅萬附灌木唐書楊收傳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丨丨丨丨丨丨然

衆樂皆為臣妾宋史樂志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衆器之中琴德最優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宜丨丨丨丨琴之丨

丨五行之符佐勝之徵六韜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丨丨丨丨丨丨丨成敗之機

張急調下劉向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丨丨丨

丨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書柱 劉向說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丨其丨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

天有燥濕

絃有緩急 見上

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劉向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丨丨丨丨丨丨丨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

貓方取鼠 孔叢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向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

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和而相飲 班固白虎通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也

泛箏 黃憲天祿閣外史楚姬舞於前吳妹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於右

吹律致氣寒谷為温 王充論衡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為温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

單鵠寡鳧 葛洪西京雜記齊人劉道强善彈琴能作｜｜｜｜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歸風送遠 葛洪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之操

心驅神遇天隨 李肇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答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之中則｜

丨之終則丨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壁壁之爲五絃也

段師皮絃段成式酉陽雜俎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中丨丨能彈琵琶用丨丨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有物激水

如魚躍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爲不祥溺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丨丨丨丨丨丨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雀啅蛇胡瓜苑段成式酉陽雜俎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丨丨丨一名塞上曲一名丨丨丨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盡忘後不成曲

逍遙樓楣上

梵字霓裳譜 沈括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有唐人橫書類｜｜相傳是｜｜｜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韻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美人操 沈括夢溪筆談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

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聲不得為樂

沈括補筆談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絃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盈尺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為十三徽不獨絃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為磬之法已上則磨其耑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絃之有十三汎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

剪

紙應絃 沈括補筆談琴瑟絃皆有應聲宮絃則應少宮商絃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絃令聲和乃丨丨人加絃上鼓其丨丨則紙人躍他絃即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絃亦震此之謂正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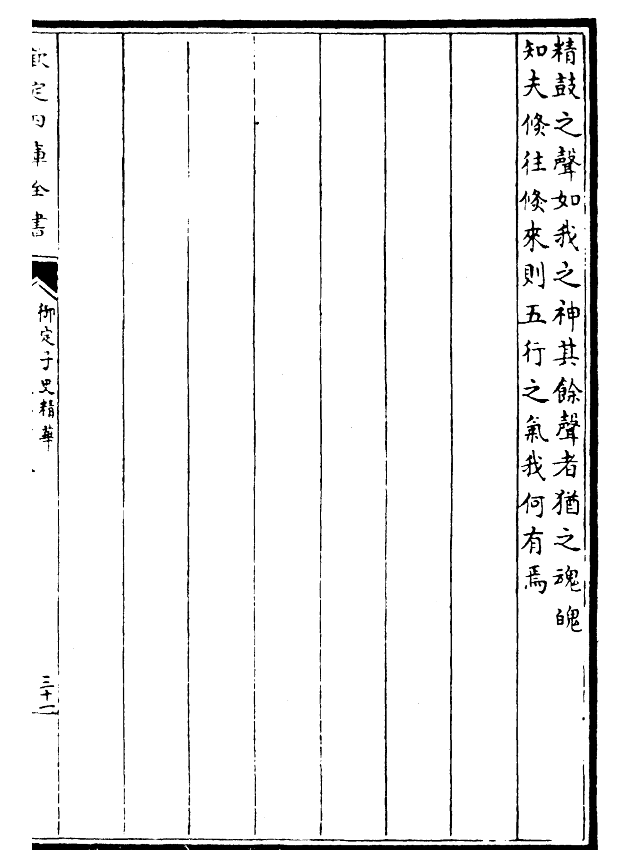
轢弦護索 葉夢得避暑録話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丨丨丨丨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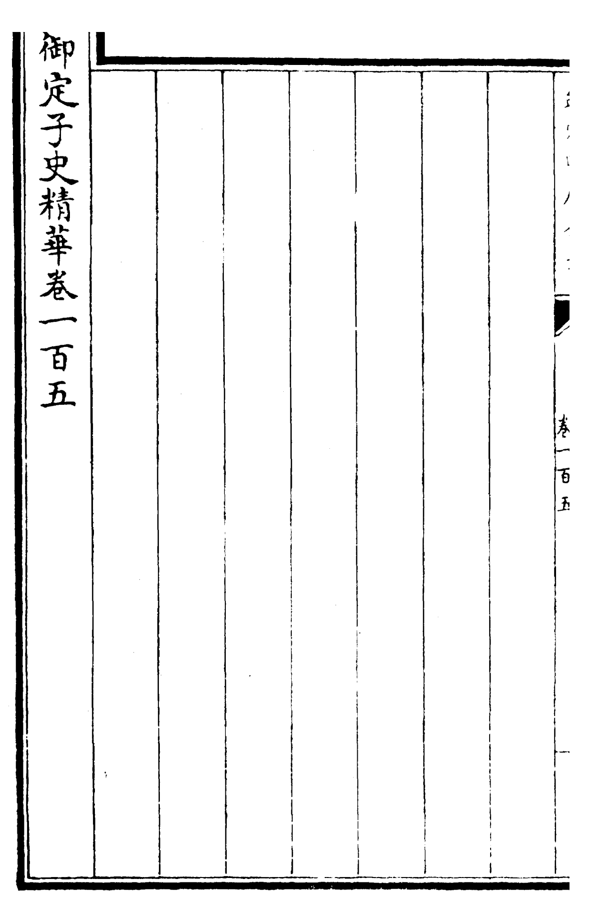
悲壯入雲 陸游南唐書雜藝傳李冠春吹洞簫丨丨丨丨

范履霜 陸游老學菴筆記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丨丨丨

得心符手得手符物 張仲才文始真經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棐棐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丨之丨丨之丨丨之丨丨之丨

桴往聲存 張仲才文始真經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丨已丨矣餘丨丨尚丨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


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
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六

樂部二

歌舞

異傳皆樂文子秦楚燕魏之歌｜｜而｜｜也張躬晏子｜｜而舞｜餘音繞梁欐列子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未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曼聲見上聲振林

木響遏行雲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相和而歌莊子或編曲或鼓琴｜｜｜｜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按樂府相和歌辭本此

編曲見上

折揚皇荂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則嗑然而笑

木聲與人聲犁然當於人心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商｜｜｜｜｜｜｜｜有｜｜｜之

長袖善舞韓非子鄙諺曰｜｜｜｜多錢善賈

疾呼中宮徐呼中徵韓非子教歌者先揆以法｜｜｜｜｜｜｜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舞意荀子曷以知｜之｜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

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諱諱乎

陶唐氏作舞 呂氏春秋昔——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為—以宣導之

操牛尾投足以歌 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用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鳳鳥天翟舞 呂氏春秋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

效山林谿谷之音 呂氏春秋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

陽阿采菱 淮南子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于————

舉節 淮南子舞者——坐者不期而抃皆如一所極同也

繞身若環 淮南子今鼓舞

者｜｜｜｜｜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鶩

動容轉曲便媚擬神 上見 **秋葯被風** 上見 **發謀動慮和神定氣** 文中子

經天下乎 **飫歌** 國語 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緯天下乎 周詩 謂昭德之武閑而泰其｜｜｜｜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楚歌 史記項羽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虞兮 上見 **發德明功** 史記文帝紀孝景皇

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也舞者所以｜｜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

春陽朱明西皥玄冥 史記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初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夏歌｜｜秋歌｜｜｜冬歌｜｜

三侯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之章令小兒歌之

康樂 史記孔子世家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注王肅云舞曲名也

和

歌市中史記刺客傳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丨而丨於丨丨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度曲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丨丨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分刌節度窮極幼眇見上

幡比翅回集貳雙

飛常羊漢書禮樂志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而雙集也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

習歌中和樂

職宣布漢書王褒傳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象教田後漢書祭祀志靈星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丨丨丨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改雲翻曰鳳翔魏志文帝紀注魏書魏丨漢丨丨舞丨丨丨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

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雞鳴歌 晉書武帝紀二年春正月庚寅罷———

白符 晉書樂志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白鳧鳩舞 見上

鴝鵒舞 晉書謝尚傳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俯仰在中傍若無人 見上

以足叩船引聲喉囀 晉書夏統傳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閒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

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清激忼慨大風應至含水噉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按充貫充

作土地間曲見上

慕歌見上

河女之章見上

小海唱見上

白團扇宋書樂志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撻捷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故製此歌

丁督護宋書樂志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

護丁旿收斂殯霾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鞞舞鐸舞幡舞鼓舞

宋書樂志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具事也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故事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焉晉｜｜歌亦五篇又｜｜歌一篇｜｜歌一篇｜｜伎六曲並陳於元會今幡鼓歌詞猶存舞並闕

七槃起長袖

宋書樂志晉初有杯槃舞按杯槃今之齊世寧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近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昭云｜｜｜｜｜皆以七槃為舞也搜神記云晉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槃反覆之此則漢世唯有槃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皎

皎白緒節節為雙 宋書樂志江左有白紵舞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

孫氏弘舊曲朱生發新聲 宋書樂志魏晉之世有｜｜善｜｜｜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善琵琶尤｜｜｜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兹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兜鈴曹子 宋書五行志魏明帝太和中京中歌｜｜｜｜｜其唱曰其奈汝曹何

襄陽樂 南史劉道産傳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歌自道産始也

懊儂 南史王敬則傳敬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

雄在御前鼓琴作丨丨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

各令為其方舞 魏書文成文明后馮氏傳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宴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丨丨丨丨丨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

山雲 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十月甲子初造丨丨儛以備六代之樂

大壯大觀 隋書音樂志以武舞為丨丨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丨丨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

樹梨普梨之曲 北史尒朱榮傳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丨丨丨丨丨見臨淮王或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為敕勒儛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

敕勒舞 見上

六合還淳 舊唐書高宗紀二年春正月乙酉宴諸王諸司三品已上諸州都督刺史於洛城南門樓奏新造丨

｜｜｜之舞

連袂踏歌 舊唐書中宗紀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門觀燈出内人｜｜｜縱百寮觀之一夜方罷

白雪歌辭 舊唐書音樂志太常上言自宋玉以後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又按古今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臣等奏和雪詩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韵

送聲 見上

方正象城郭 舊唐書音樂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為頭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為髮畫猰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

行列成字 舊唐書音樂志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必｜｜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

倒舞伎 舊唐書音樂志苻堅常得西域｜｜｜

風管雲歌 舊唐書音樂志迎俎樂章｜｜晨凝｜｜曉囀

供奉歌詞 舊唐書李益傳益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

團雪散雪 舊唐書王士平傳士平尚義陽公主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為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户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為義陽主歌詞曰｜｜｜｜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

迴波辭 舊唐書李景伯傳景龍中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衆皆為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儀

弘農得寶 舊唐書韋堅傳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體紇那也紇囊得體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

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為殊祥改桃林為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為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自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于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舡檣竿人人駭視

霓裳散序

舊唐書白居易傳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

旋鹽

唐書五行志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

談容娘

唐書山惲傳山惲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眤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編為伎工部尚書張

錫為|||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洽

渾脫見上

黃麞見上

合生唐書武平一傳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蕩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咏歌蹈舞號曰||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驁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故臣願屏

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媟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不納

于蔿于　唐書元德秀傳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内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尤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檀來　五代史南唐世家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之歌聲聞數十里

衣錦軍還鄉歌　五代史吴越世家錢鏐游｜｜｜作｜｜｜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吴越一王驅馬歸

佳人剪牡丹　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二曰感花樂隊衣青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拋毬樂

隊衣四色綉羅寬衫繫銀帶奉繡毬四曰丨丨丨丨丨隊衣紅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僊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紅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暈裙戴雲鬟髻乘綵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紅僊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綵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執旌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四色窄繡羅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襆頭執毬杖

菩薩獻香花見上十六天魔元史順帝紀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為丨丨丨丨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纂琵琶瑤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

入餘不**來雲依日**郭憲洞冥記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得頂以望四遠于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箎唱——————之曲**王母歌春歸樂**郭憲洞冥記壽靈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駕青鸞——————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庭花翻落**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中—皆——矣**青吳春波**郭憲洞冥記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之曲**曲高和寡**劉向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彌|者其|彌|

矛羽戟干

班固白虎通東夷之樂持|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舞助時藏也

積雪倒飛

黃憲天祿閣外史秦王與徵君飲觀雪於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起而覓瑟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

翹袖折腰

葛洪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縈塵集羽旋懷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

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韵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

輕風流水皓露秋霜 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庠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之詩醼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之曲

抗喉矯舌攢脣激齒 劉勰文心雕龍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之差｜｜｜｜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

迴環 劉勰文心雕龍舞容｜｜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蔓而有抗隆之節

綠水幺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

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為｜｜歌艷姿尤善作｜｜｜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幺鳳之曲焉妝王謂高陽王雍

李八郎

唐李肇國史補李衮善歌初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為盛會紿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頓命酒昭曰欲請表弟坐中又笑及轉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也遂羅拜階下

直千金

王仁裕開天遺事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

蓮花舞

樂史柘枝譜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名｜｜｜

不曼其聲則少

和不長其袂則寡態宋祁筆記歌者——————舞者——————柘枝顛沈括夢溪筆談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冦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聲中無字字中有聲見上

穆護煞手張邦基墨莊漫錄蘇陰和尚作——歌又地理風水家亦

有穆護歌皆以六言為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僰間賽神者皆歌穆護其畧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問穆護之名父老云盖水瓢耳曲木狀如瓢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邮人多作｜｜歌以大長竹數尺刳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亞身

成字 周密齊東野語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為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於地布｜｜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

菊部頭 周密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為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為｜｜｜

俗樂

諂心 管子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心之所好傷民

材女樂三千人 管子｜｜｜｜｜｜鍾石絲竹之音不絕

國人儺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注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

野音 呂氏春秋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而反善之

千鍾 呂氏春秋宋之衰也作為｜｜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

巫音 見上

木熙 淮南子｜｜者舉梧檟據句杜蝯自縱好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蟻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邯鄲新曲 淮南子｜｜師有出｜｜者託之李奇人皆爭學之後知

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龍舟五更之曲 文中子子遊大樂聞｜｜｜｜｜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

北里靡靡 史記殷本紀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之舞｜｜之樂

擊甕叩缻彈箏搏髀 史記李斯傳夫｜｜｜｜｜｜｜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嗚嗚 見上

巴俞于遮 史記司馬相如傳｜｜宋蔡淮南｜｜注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

顛歌 史記司馬相如傳文成｜｜注索隱曰顛歌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

激楚結風 史記司馬相如傳鄢郢繽紛｜｜｜｜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

角

抵戲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注文頴曰名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葢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復改名平樂觀

沐猴舞 漢書葢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葢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闘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閲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失禮不敬

海中碭極 漢書西域傳贊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抵之

戲以觀視之注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按漫衍後漢書作曼延

都盧上見

漫衍魚龍上見

淫繩漢書敘傳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注師古曰淫繩非正之聲也

化魚化龍後漢禮儀志注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啟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為比目｜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成黃｜｜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

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黄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畢官在前尊官在後

兩倡女對舞緪上 見上 **藏形斗中** 見上 **金石類聚絲竹羣分** 後漢書邊讓傳於是招宓妃命相娥齊倡列鄭女羅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于陽阿||||||||||被輕袿曳華文羅衣飄颻組綺繽紛

蹋地為節 後漢書東夷傳韓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

揮國幻人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寧元年|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吐火 見上 **自支**

解見上易牛馬頭見上跳丸見上蜀技蜀志劉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

摩訶兜勒晉書樂志角粟者本以應邊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塞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一曲

口相師祖宋書志序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所務者聲不克訓以義

巨象行乳神龜抃舞宋書樂志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焉

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宋書樂志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治道養以仁義防以邪淫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氣以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準禮弦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

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剡伊生民而不惻愴加以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反兩儀之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御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廪五斗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於來葉此乃詩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流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采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稟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高絙紫鹿見上　齊王捲衣見上　笮兒見上　三日　弄具齊書禮志元帝又詔罷——————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臥騎倒騎騎驥騎齊書禮志論云晉中朝元會設————

丨丨丨丨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

天台山伎齊書樂志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所罕覩也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按視以為神瑞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丨丨丨丨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又省焉

鳳皇銜書齊書樂志右丨丨丨丨伎歌辭蓋魚龍之流也元會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

好魏三祖曲齊書蕭惠基傳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丨丨丨丨及相和歌每奏輙賞悅不能已

妙盡奇曲一時無對梁書羊侃傳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丨丨丨丨丨丨

掌中

僛見上 反腰貼地見上 女學士狎客新詩為曲詞陳書張貴妃傳諭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共賦||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以|||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璧月瓊樹見上 為愚癡魏書前廢帝紀大樂奏伎有倡優|||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

中山王樂魏書王獻傳京都士女謟稱獻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詔樂府合樂奏之

無愁曲北齊書幼主紀盛為||之|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時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

乞寒周書宣帝紀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伶人||用水澆沃為戲樂地

厚天高 隋書音樂志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内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内女人教習之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 隋書音樂志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𢍰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當然也

彈曲多即能造曲 見上

四方散樂 隋書音樂志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鼇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

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為夏
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
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鼇負
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
於太常教習

大鯨噴霧見上

神鼇負山見上

西涼女樂隋書竇榮定傳遇尉迴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乃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十匹｜｜｜｜一部

吳樂隋書竇榮定傳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為右武候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一部

人戴獸面男為女服隋書柳彧傳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

弄珠隋書百濟傳有鼓角箜篌箏竽箎笛之樂投壺圍棋樗蒱握槊｜｜之戲

此聲似啼北史隋文帝紀設亡陳女樂謂

公卿等曰｜｜｜｜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卿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為永鑒焉

鬬象 舊唐書中宗紀丁丑御洛城南｜｜門觀｜｜

潑寒胡戲 舊唐書中宗紀三日己丑御洛城南門樓觀｜｜｜｜

分朋拔河 舊唐書中宗紀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黎園毬場｜｜｜｜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

舞馬 舊唐書德宗紀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上賦詩一章羣臣屬和

擊鞠 舊唐書穆宗紀庚辰上與內官｜｜禁中有內官欻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鞠

驢打毬人 舊唐書敬宗紀庚申鄆州進｜｜｜｜石定寬等四人

法曲弟子 舊唐書文宗紀壬寅翰林院宴李仲言賜｜｜｜｜二十人奏樂以寵之

仙韶曲 舊唐書文宗紀己酉改法曲為｜｜｜｜仍以伶官所處為仙韶院

迴身換衣作字如畫 舊唐書音樂志聖壽

樂則｜｜｜｜｜｜｜ 梨園弟子 舊唐書音樂志明皇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明皇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又云｜｜｜｜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

絲竹之戲見上

立部伎坐部伎 舊唐書音樂志安樂等八舞聲樂皆立奏之樂府謂之｜｜｜其餘總謂之｜｜｜｜

鳥稱萬歲 舊唐書音樂志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時宮中養｜能人言又常｜｜｜｜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像

清樂 舊唐書音樂志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存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憹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伴

雅歌驍壺常林歡三州採桑春江花月夜王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為四十四曲存焉

六十三曲 見上

上林鳳雛 見上

樂王 舊唐書音樂志常林歡疑是宋梁間曲宋梁世荆雍為南方重鎮皆皇子為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為｜｜

撞木伎 舊唐書音樂志漢世有｜｜｜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杯謂之杯盤舞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舞盤伎

舞盤伎 見上

戲車輪透飛梯 舊唐書音樂志梁有長蹻伎擲倒伎跳劒伎吞劒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是也

長蹻伎 見上

尋橦

跳劒 舊唐書恒山王承乾傳常命户奴數十百人專習技樂學胡人椎髻翦綵為舞衣｜｜｜｜晝夜不

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

東朋西朋 舊唐書郝處俊傳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丨丨周王諱為丨丨務以角勝為樂

擲倒 舊唐書王及善傳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丨丨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

裸體跳足揮水投泥 舊唐書張說傳則天末年季冬為乞寒之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騶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戲未聞典故丨丨丨丨盛德何覩丨丨丨丨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

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

雲韶樂 舊唐書王涯傳太和三年正月入為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閒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擊銅鼓吹大角 舊唐書東謝蠻傳讌聚則————

水嬉綵艦 唐書順宗紀侍宴魚藻宮張————宮人為櫂歌衆樂間發德宗雖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為對

胡旋舞 唐書禮樂志———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

師子郎 唐書禮樂志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絃橫笛笙簫觱篥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袜謂之———

黃驄疊曲 唐書禮樂志帝之破竇建

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

道調 唐書禮樂志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

聖壽 唐書禮樂志帝即位作｜｜樂以女子衣五色繡襟而舞之

難色易色 唐書百官志凡習樂立師以教習｜｜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小部伎一年而成

羯鼓八音之領袖 唐書禮樂志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嘗稱｜｜｜｜｜｜諸樂不可方也

足舞 唐書禮樂志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仰植銛刀俯身就鋒歷臉下復植於背觱篥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

伴侶曲 唐書禮樂志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有｜｜｜｜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

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

夷首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

馬上聲 唐書禮樂志北狄樂皆｜｜之自漢後以為鼓吹｜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鼓吹署

真人歌 唐書禮樂志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曰｜｜｜都代時命宮人朝夕歌之

蘇莫遮 唐書呂元泰傳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異服名曰｜｜｜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異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

孫吳順聖樂 唐書于頔傳頔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為八佾聲態雄侈號｜｜｜｜｜

競度 唐書杜亞傳日夜召賓客言噱流連方春南民為｜｜戲亞欲輕駛乃髹舡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觀沼華邃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綵紂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颿詫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拍彈 唐書曹確傳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

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婾薄少年爭慕之號為
丨丨丨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
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襐飾刻畫魚龍地
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
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
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
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

歎百年 見上

安十十五絃 五代史死事傳潞王從珂反鳳翔遣
伶奴丨丨丨以丨丨丨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

大食小食 宋史樂志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
之琵琶丨丨丨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
者胡曲綠腰誕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
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袞者
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
黃鍾太簇夾鍾仲呂林鍾夷則無射七律
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太簇之商羽焉

般涉 見上

綠腰

見上 誕黃龍 見上 玉牕寒 宋史樂志燕樂小曲二百七十正宮十一陽生｜｜｜念邊戍玉如
意瓊樹枝鷫鸘裘塞鴻飛漏丁丁息鼙鼓勸流霞 瓊樹枝 見上 鷫鸘裘 見上 塞鴻飛
見上 漏丁丁 見上 仙盤露 宋史樂志燕樂南呂宮十一｜｜｜冰盤果芙蓉園林下風風雨調
開月幌鳳來賓落梁塵望陽臺慶年豐青駿馬 芙蓉園 見上 林下風 見上 開月幌 見上
落梁塵 見上 青駿馬 見上 春波綠 宋史樂志燕樂中呂宮十三上林春｜｜｜百樹花
壽無疆萬年春擊珊瑚柳垂絲醉紅樓折紅杏一園花花下醉遊春歸千樹柳 醉紅樓 見上 一園
花 見上 紫蘭香 宋史樂志燕樂仙呂宮九折紅蕖鵲度河｜｜｜春見時猗蘭殿步瑶階千秋樂百
和香佩珊珊 佩珊珊 見上 菊花杯 宋史樂志燕樂黃鍾宮十二｜｜｜翠幕新四塞清滿簾

霜畫屏風折茱萸望春雲苑中鶴

翡翠帷 宋史樂志燕樂越調八｜｜｜玉照臺香旖旎紅樓夜朱頂鶴得賢臣蘭堂燭金鏑流

香旖旎 見上

汀洲綠 宋史樂志燕樂雙調十六宴瓊林泛龍舟｜｜｜登高樓麥隴雉

賜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

柳如烟楊花飛王澤新玳瑁晉玉階曉春清和人歡樂

征戍回一院香

紫絲囊 宋史樂志燕樂林鍾商十探秋

一片雲千萬年

蘭｜｜｜畱征騎塞鴻度回鶻

朝汀洲鴈風入松參

紫玉簫 宋史樂志燕樂歇指調九

花紅曳珠佩遵渚鴻

榆塞清聽秋風｜｜｜碧

池魚鶴盤旋湛恩新聽

一林紅 宋史樂志燕樂小石調

九月宮春折仙枝春日

秋蟬月中歸千家月

玉鉤欄 宋史樂志燕樂仙呂調十五喜清和芰荷

遲綺筵春登春臺紫桃花

｜｜｜喜春雨汎春池

新清世歡｜｜｜金步搖金鑿落燕引雛草芊芊步

海 玉砌整華裾海山青撫絮綿風中帆青絲騎喜同聲

山青〔上〕青絲騎見上如蚊蚋聲宋史蠻夷傳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至道元年其王龍漢墝遣其使龍光進𡸁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

水曲見上

鼓盤周處風土記越俗飲宴即｜｜以為樂取太素圓盤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舞

四時樂王嘉拾遺記師涓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之｜春有離鴻去雁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

弄假官參軍椿趙遴因話錄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

踏搖娘韋絢劉賓客嘉話錄隋末有河間人皻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為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為假面

以寫其狀呼為|||今謂之談娘

談娘

見上

踏渾脫

蘇鶚杜陽雜編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謂之||||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恐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神仙紫雲曲

張讀宣室志唐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也今願傳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明皇喜甚即傳受焉既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明皇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

河市樂

王曾筆錄駙馬都尉高懷

以節制領雎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百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影倡優雜戸厯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為高之伶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為戲玩謂之｜｜｜迮今俳優常有此戲

打標

馬令南唐書後主書保大中許郡縣邨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緞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舟子皆籍其名

旱教

葉夢得石林燕語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神戲謂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釋道部一

釋上

運轉亡已天地密移列子粥熊曰｜｜｜｜｜｜｜｜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注世皆當作生按此即楞嚴觀河之謂又按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七略

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湮没而辭而闢之者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傅奕云孅兒幼夫摹擬莊老宋宋祁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爲釋氏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具在皆本橫行梵字譯爲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篇句也顧嘗詳讀內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仲豈所爲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没之說信歟抑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擇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篇而每語各著其所以同者焉

未始出吾宗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我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

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瑑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壹以是終按酉陽雜俎曰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為處乎剎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顙面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曰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詵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為俗入囂湫處詵微矉亦不答又云夫立

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詵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剎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是出也又按大藏振字函第四卷云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肅宗待以師禮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勅令與師試驗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此數公案皆與季咸相壺子一例段成式亦云恐諸書皆點竄列子事也

濕灰見上

地文見上

杜德幾見上

灰然

有生見上

天壤見上

杜權見上

善者幾見上

太沖莫朕見上

衡氣幾見上

茅靡波流見上

視聽不用耳目 列子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

聖人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按此即所爲圓通三摩地也

視人如豕視吾如人

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

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注文摯春秋時宋國良醫按此即吾手何如佛手吾脚何如驢脚之説也

廢而任之

列子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得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丨丨丨丨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

其間乎按此即貴捨生而又禁自賊其生之旨也坐脫立亡於師有分祖師的的意未夢見在謂其不能廢而任之也

秋毫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夭

莊子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按芥子須彌閻浮棗葉此其義也

心齋

莊子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丨丨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按此即禪那波羅蜜也日觀水觀皆聽之以氣俾道集於虛也

惟道集虛

見上

以無知知

莊子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丨丨丨丨者也按此即邪落第八識方得真實諦之旨也

喪足猶遺土

莊子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丨其丨丨丨丨也按釋氏所以截體稱髓也

縣解火傳

莊子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丨丨指窮於爲薪丨丨也不知其盡也按此即列子廢而任之謂也安時處順猶云廢而任之現在如來也縣解火傳過去與未來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莊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至此則五波羅蜜已究竟而般若波羅蜜在其中圓而通之則形情多忘而有無無骨泯也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

莊子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按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乖其斯之謂歟

尊足者存莊子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吾是以務全之也按截指豎指尊指者存也斷臂求道務全尊臂也

萬化而未始有極莊子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也其爲樂可勝計耶按即狗子皆有佛性又所爲下地獄即下者也

外物外生朝徹見獨莊子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已外

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丨丨已外生矣而後能丨丨朝徹而後能丨丨見獨而後能丨丨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于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按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則戒定慧之義也副墨以下云云者則實無所得不可思議之謂也

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 莊子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丨丨丨以丨丨丨以丨丨丨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

跰躃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

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按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究竟此義則常樂我淨矣由是而充之以至於雞彈輪馬鼠肝蟲臂則蛤中一佛二菩薩勿第作感應因緣觀也又按羅大經鶴林玉露曰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

雞彈

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輪馬鼠肝蟲臂 見上

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

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曰何其下耶曰｜｜｜曰何其愈下耶

曰丨丨丨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按如何是佛乾屎橛辭旨皆合

無言 莊子言丨丨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按此即擊地公案

西方之教 文中子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丨丨丨丨也中國則泥

金人 史記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破得休屠王祭天丨丨注正義曰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按魏書釋老志云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身毒 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丨丨國注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

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一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恒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四熟留役駝馬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説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像置精舍内佛坐此像是衆象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没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

語曰罪悦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倶在此坐又云小姑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天地之中見上乳有青色爪赤如銅見上墮地能行七步見上二龍吐水見上阿輸迦樹見上阿耨達山見上恒河見上上忉利天爲母説法見上牛頭旃檀像見上上天青梯入地盡佛法滅見上耆闍崛見上福田衣見上設華蓋以祠後漢書桓帝紀——浮圖老子注浮圖今佛也此但革囊盛血後漢書襄楷傳或言

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遂不盻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不三宿桑下 見上

仁祠 後漢書楚王英傳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而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助伊蒲塞桑門盛饌 見上

長丈六尺而黃金色 後漢書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理絕人區事出天外 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感驗明顯則｜｜｜｜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精文善法 見上

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 見上

白淨王摩邪夫

人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毗羅城｜｜｜｜｜｜｜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司生爲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

舒五指爲五師子兒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其｜｜遂｜｜｜｜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陁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

如本

雪山吹藥見上

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以｜｜｜｜｜｜｜｜中不挠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按國界本作世界唐人避太宗諱改

斷取三千大千國界擲過恒河沙國界外見上

五百寶蓋合成一蓋徧覆大千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爾時毗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長者子俱持七｜｜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三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

等也維摩丈室見上須彌山入芥子見上浴佛吳志劉繇傳笮融督廣陵彭城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立精舍殿內晉書孝武帝紀帝初奉佛法｜｜｜於｜｜｜引諸沙門以居之五誡為教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腹孔出光照於一室晉書佛圖澄傳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旁有一｜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又常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洗臟腑見上鉢生青蓮花晉書佛圖澄傳勒名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

之須臾丨中丨丨丨丨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按勒石勒

勑龍取水

晉書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丨丨丨丨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汯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

相輪鈴音

晉書佛圖澄傳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丨丨丨丨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

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見上**麻油研掌粲然有輝**見上**取楊枝沾水灑呪遂蘇**晉書佛圖澄傳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乎乃令告澄澄｜｜｜｜｜｜而｜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有頃平復

五明晉書鳩摩羅什傳博覽｜｜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

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晉書鳩摩羅什傳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諸僧愧服乃止按興姚興

舌不爛晉書鳩摩羅什傳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

灌佛宋書劉敬

宣傳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

鹿野靈鷲堅固菴羅 宋書謝靈運傳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之華苑羨｜｜之名山企｜｜之貞林希｜｜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絶而可溫注鹿苑說四眞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蓺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

招提 見上 **鐙王** **贈席香積惠餐** 見上

麗塔 宋書謝靈運傳謝｜｜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

甘露道場 見上

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 宋書

謝靈運傳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絡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以｜｜｜｜｜｜｜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注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按六度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各造其極也梵書謂之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棃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散華霏𩂯流香飛越 宋書謝靈運傳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析曠刧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愿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

得道應須慧業 宋書謝靈運傳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誦經千遍免刑 宋書王元謨傳上大

舉北征以元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元謨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麾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

因造前定果報指期 宋書顧覬之傳天竺遺文星華方策｜｜｜｜｜｜｜｜貧豪莫差修天無爽

草腐人天 宋書周朗傳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誡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餘則隨其蓺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

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丨丨丨丨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

習慧東誠見上

立頓悟義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宋世名僧有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武令生出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丨丨丨丨人推服之

白學黑學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學爲廬陵王義眞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丨丨丨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廸哲何負於殊論哉有丨丨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逺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逺云爾又釋迦闢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

不覃先覺翱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絓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兼外內學見上泥洹長歸法身遐覽見上闞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元嘉中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闞場寺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多出新經見重內學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勝鬘經尤————賦食行水躬親其事齊書竟陵王子良傳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或———世頗以爲失宰相體造經唄新聲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誦經感夢見優曇鉢華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世祖不豫

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户前———世祖爲———————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

三宗

齊書周顒傳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絶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者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説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録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

眞實行道第一功德

周妻何肉

齊書周顒傳時何氏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何氏顒曰三塗八

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

罪高佛圖有何功德 齊書虞愿傳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淨妙 齊書顧歡傳歡著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掖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在烏烏鳴在獸獸吼 齊書顧歡傳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烏王獸長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而|||||而||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

註經講義 齊書劉虬傳虬精信釋氏衣麤

布衣禮佛長齋丨法華丨自丨佛丨

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

探機扣寂以大苞小

齋書高逸傳論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眞大士之立言也丨丨丨丨有感必應丨丨丨丨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璅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鴿從横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斛無待户說四辯三會咸得吾

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於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稉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讐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

慈悲常樂見上前因後果見上他通見上刃樹劍山焦湯猛火見上授子捐妻在鷹庇鴿見上一音萬斛四辯三會見上鬱單稉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見上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見上四部無遮大會梁書武帝紀輿駕幸同泰寺設——————乞受菩薩戒梁書江革傳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

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啟|||||按江革見爲魏元延明所執不屈故云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

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 梁書王規傳褒著幼訓以誡諸子云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絶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按褒規子

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 梁書滕曇恭傳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

先幡鬢髮 梁書劉勰傳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

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

鹿趨鳥集 梁書何氏傳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時常禁殺有虞人逐鹿|徑來|乃伏而不動又有異|如鶴紅色|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之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蓋在般若寺見一僧授以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及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明珠柱放光 見上

心力勇猛能精死生 梁書劉歊傳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隱

居學道清淨登佛上見環繞禮懺六時不輟梁書庾詵傳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見上

阿育王像梁書扶南國傳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掊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於

底得佛光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爲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丨丨丨造丨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覔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勑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轉坐放光回身西向 見上

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 見上

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 梁書扶南

國傳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髪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案僧伽經云｜｜｜｜｜｜｜｜｜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宫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巳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髮

成蠡文 見上

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

梁書扶南國傳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役鬼神｜｜｜｜｜｜此即其一也吴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琳尋毁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後諸道人復于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録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

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㝵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

拜舍利乃于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設無㝵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㝵大會竪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鐶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于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

法身常住湛然不動 見上

師子國王像 梁書師子

國傳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為三絶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習成實論義　陳書王固傳清虚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而于玄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羊跪拜　上見

一鱗不獲　上見

黄金勝地　陳書江總傳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圃成｜｜

喜園樂樹　陳書江總傳爾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迨遣｜｜扶疎經行藉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暫　如

持戒振錫度影甘

蔬見上四辯三乘十纏五蘊陳書江總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道旨折｜｜之微言悟｜｜之妙理遣｜｜之繫縛袪｜｜之塵滓

龍樹創源提婆揚旨陳書傅縡傳｜｜｜其｜除內學之偏見｜｜｜其｜蕩外道之邪執

松枝代麈陳書張譏傳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名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名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手以屬譏曰可｜｜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

得果南史到溉傳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也

既有敘勲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南史陸厥傳時有王斌者嘗弊衣于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不爲動

分身易所南史陶隱君傳時有沙門

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遠近驚赴所居噂𠴲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遊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

辟支佛牙　魏書宣武帝紀

景明四年夏四月庚寅南天竺國獻｜｜｜｜

練行尼　魏書孝文廢后馮氏傳

車駕南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兄誕甍高祖為書慰以敘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為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為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為｜｜｜後終于瑤光佛寺

散

生齋 魏書京兆王太興傳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

食後酒肉俱在 見上

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魏書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高王觀世音 見上

祇洹精舍圖偈 魏書趙柔傳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儁僧所欽味焉

晝坐讀經鴿飛入懷 魏書崔光傳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門下省｜｜｜｜有｜｜集滕前遂｜于｜緣臂

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覆盆浮圖 魏書于闐傳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佛衣 魏書疏勒傳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于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

百丈佛圖 魏書小月氏傳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也

雀離佛圖 魏書乾陁傳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也

伊存口授浮屠經 魏書釋老志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

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于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于此寺

白馬負經 見上

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 魏書釋老志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于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

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為異耳云奉待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妄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俗人之信洸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為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誡至于五百皆以五戒為本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婬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為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此三人惡跡已盡但修心蕩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為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為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為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拯度億

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十善道見上三業清淨見上三乘見上能仁魏書釋老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于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釋迦前有六佛見上賢劫見上彌勒繼釋迦見上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見上恒星不見魏書釋老志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夜明是也真實身權應身魏書釋老志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

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魏書釋老志釋迦雖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齒于天竺于今猶在中土來往並稱見之初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葢能綜覈深致無所漏失乃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等是也皆傍諸藏部大義

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魏書釋老志後有天竺沙門｜｜｜｜入洛｜｜｜｜中國誡律之始也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見上

曇柯迦羅宣譯誡律

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

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矣

皆衣赤布

魏書釋老志漢世沙門||||後乃易以雜色

東方聖人

魏書釋老志石勒時有天竺沙門浮圖澄少于烏萇國就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爲石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尚軍國規模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元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爲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于是法旨大著中原

老壽將軍

魏書釋老志初皇始

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嘗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趙胡靈公

羅什更定章句 魏書釋老志是時鳩摩羅什爲姚興所敬于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

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形僧略道恒道檦僧肇曇影等與｜｜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形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

法顯僧祇律 魏書釋老志又沙門

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于南海師子國隨

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所經諸國傳記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陁羅辯定之謂之｜｜大備于前爲今沙門所持受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 見上

白脚師 魏書釋老志統萬平惠始到京師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卧或時既行雖履泥塵初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

神出五寸志入四行 魏書釋老志高祖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者也

阿秃師 北齊書文宣帝紀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

佛性法性止是一理 北齊書杜弼傳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

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眞元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殉對曰｜｜｜｜｜｜｜｜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殉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

贊唄

北齊書崔暹傳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送至館焉

造浮圖掘基得瓦鉢錫杖

周書羅光傳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遥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一丈｜｜｜｜

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

四果 隋書經籍志由其道者有丨等之丨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舍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

正像末 隋書經籍志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丨丨丨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

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見上

黃初中中國人始爲僧 隋書經籍志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丨丨丨丨丨丨丨依佛戒剃髮

丨丨**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隋書經籍志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

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懺復齎經卷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宏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懺又譯金光明等經時僧人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懺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邪舍譯長阿舍經及四方律兜法勒沙門雲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晋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

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沙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内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内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

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奥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

佛日 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丨丨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調懺身心捨諸染著 舊唐書高祖紀釋迦闡教清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勤修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數演經教檢約學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衣服飲食咸資四輩

淨居 舊唐書高祖紀伽藍之地本曰丨丨棲心之所理尚幽寂

法樂 舊唐書裴休傳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游歷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咏以爲丨丨與尚書紇干泉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

盂蘭盆 舊唐書德宗紀秋七月丁丑罷內出丨丨丨不命僧爲內道場

唯擬饒

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 舊唐書李嶠傳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餱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正法在心 舊唐書姚崇傳遺令誡子孫曰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

不可以諸相見 舊唐書張廷珪傳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眞如之果

不外求也就西域廣求異本舊唐書僧元奘傳僧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繙譯者多有訛謬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悦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繙譯仍敕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内出大幡敕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元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黄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鴻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繙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

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元奘乃奏請遯静緒譯勅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

樵汲求道 舊唐書僧神秀傳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峰山東山寺僧宏忍以坐禪爲業乃歎伏曰此眞我師也便往事宏忍專以丨丨自役以丨其丨

衣鉢爲記 舊唐書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丨丨丨丨世相付授達摩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

宋雲見於葱嶺 見上

斷臂求法 舊唐書僧神秀傳達摩傳慧可慧可嘗丨其左丨以丨其丨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

東山法門 見上

南緣 舊唐書僧神秀傳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

行業相將宏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丨中有丨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北宗南宗 見上

後生顏子 舊唐書僧一行傳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奥賾甚嗟伏之謂人曰此丨丨丨丨也一行由是大知名

門前水西流 舊唐書僧一行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

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丨丨丨當却丨丨丨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

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

唐書蕭倣傳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

三塗六道

唐書傅奕傳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丨丨丨丨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乎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

使蒼生

安穩是謂佛理 唐書姚崇傳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爲用姦人以汨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膜唄 唐書韓愈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

有毒龍五百 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鎭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鎭州關城人皆以爲神

然頂煉臂刺血斷指 宋史徽宗紀大觀四年二月庚午朔禁————————

大覺金仙 宋史徽宗紀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佛改號————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德士 見上

女德 見上

食鱠化爲小鮮 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薦鱠者并

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

操縆引舶 宋史方技傳海客遇風且沒見僧||||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眞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糠禪瓢禪 金史世宗紀禁||||其停止之家抵罪

佛頂金輪會 元史世祖紀勅聖安寺作||||

三禪會 元史世祖紀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爲中選以有德業者爲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

呪師 元史世祖紀命國師諸僧||修佛事七十二會

佩國公印 元史仁宗紀大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濟以所||||移文有司勅禁止之

劫燒餘灰 三輔黃圖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東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問胡人胡人曰||之|||也

瞿摩帝 釋法顯佛國記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

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揵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

三千僧共揵槌食 見上

行像 釋法顯佛國記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幬幙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遥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般遮越師 釋法

顯佛國記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丨丨丨丨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幷諸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

佛唾壺

釋法顯佛國記其國中有丨丨丨以石作色似佛鉢

人持一印印封守護

釋法顯佛國記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丨丨丨丨丨丨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碪碪下琉璃鐘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

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

柱頭師子乃鳴吼見證

釋法顯佛國記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丨丨丨丨丨大丨丨丨丨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

身作天香

釋法顯佛國記佛以

受天食三月故｜｜｜｜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

白耳龍作檀越

釋法顯佛國記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與此衆僧｜｜｜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年一出

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

釋法顯佛國記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諸外道婆羅門嫉妒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

得眼

釋法顯佛國記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

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衹洹衆僧中食後多往彼榛中坐禪

使鬼神累作大石山釋法顯佛國記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名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賫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即｜｜｜｜｜｜｜｜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

於石窟前誦首楞嚴釋法顯佛國記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

見道跡處所而已即｜｜｜｜｜｜｜｜｜停止一宿

仙人鹿野苑 釋法顯佛國記 今現有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㮈城城東北十里許得｜｜｜｜｜｜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

道整不歸法顯獨還 釋法顯佛國記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延經三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

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語寫律丨丨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遣歎秦上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丨丨丨丨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丨丨

登龍門 蓮社高賢傳法師慧持至成都郫縣居龍淵寺大廣佛事升其堂者號

羣石點頭 蓮社高賢傳法師道生入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丨丨丨佛法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丨丨皆爲丨丨

足跡長短在人心念 酈道元水經注烏萇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丨丨於此其跡丨丨丨丨丨丨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

舍利八斛四斗 酈道元水經注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涅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渡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旗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

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欽｜｜用金作斗量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

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 酈道元水經注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吾樓上則吾能却之王如其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吾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吾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將乳｜｜｜｜｜｜｜｜｜｜｜賊知是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

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日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鄜道元水經注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天魔化雕鷲恐阿難**鄜道元水經注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波旬｜作｜｜｜｜｜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三女變爲老姥**鄜道元水經注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擲**

鉢水中逆流百步酈道元水經注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河浴浴竟於河邊噉糜竟||||||||鉢投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

樹名春浮維摩所處酈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也

鉢緣未至酈道元水經注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於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華不滿則如言

貧人少華便滿富人多華不滿見上

並以

靜外致稱 酈道元水經注導源太山朗公谷舊名琨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於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嘗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即此谷也

西制甚妙工在寡雙 酈道元水經注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黎昌馮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水寧七級浮圖｜｜｜｜｜｜｜｜

東都西域俱為莊妙 酈道元水經注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西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矣

取法代都七級 見上

榆欓盛

經 鄺道元水經注穀水入南逕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此榆欓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

繩坐疏班錫鉢閒設 鄺道元水經注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偏駕迴閣承阿林之際則｜｜｜｜｜｜｜｜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

修修釋子眇眇禪棲 見上

百里遙見寶鐸聲聞十餘里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已｜｜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

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窻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和鳴鏗鏘之｜｜｜｜｜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来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讃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

金盤炫日光照林表 見上

像與菩薩合聲喝賊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

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苟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盜者驚怖應即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鳩鴿不入烏雀不棲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修梵寺有金剛｜｜｜｜｜｜｜｜｜菩提達摩云得其真相也

面恒東立不背西顧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

佛影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

四寸黄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門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筩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丨丨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遥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卻行始見容顔挺特世所希有

佛晒衣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水東有丨丨丨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迦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丨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

以清靜慈悲爲宗 唐六典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統衆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其一曰禪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丨丨丨丨丨丨丨

攪鉢水 李德裕柳

氏舊聞明皇嘗幸東都會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者善名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名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名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也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幢儀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没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項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上數飛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震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去馳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

八字佛 韓鄂歲華紀麗丨丨之丨叐來五香之水乃浴

五香水 見上

象河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丨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阜有丨

如問年那河水散落世界為霧
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

菩薩身沒佛法亦盡

段成式酉陽雜俎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
國人相傳｜｜｜｜｜｜隋末已沒過胷臆矣

往返一日萬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僧萬迴年二十餘貌
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
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餽之
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
｜｜｜｜｜
｜因號焉

如意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又嘗名術
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
力上俱名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
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
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殿上花石瑩滑遂激窣至
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
｜耳因舉手
示羅如意

水有檀氣 見上

垢面不洗洗之輒雨

段成式
酉陽雜

祖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屋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吳中以爲雨候

蟣像

段成式酉陽雜俎||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蟣大者如指小者如米蟄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髮塔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髮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

桐無汗

段成式酉陽雜俎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至夏有汗汙人衣如輠脂不可浣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

無汗寶歷末予見説已十五餘年｜｜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今有梵僧憍陳如難陁以粉畫壇性猾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

左顧蛤像

段成式酉陽雜俎｜｜｜｜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

束草師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臥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骨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灰爲像今在佛殿上世號｜｜｜

掘地至泉不遇蟲蟻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中有僧琨造曼殊堂將版基於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

他去及｜｜｜｜｜｜｜｜

正塔僧 趙璘因話錄文宗時有｜｜｜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爲神

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趙璘因話錄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

碎金面棊盤 馮贊雲仙雜記蘇尚書年八十猶參禪大潙訪之以手拍｜｜｜｜｜尚書尋有悟解

眉睫間化佛 馮贊雲仙雜記清涼僧海豈若行二十餘年人見其｜｜｜常｜｜｜百大如黍米往來遊行已不覺也

上屬鬼宿 李綽尚書故實佛教｜｜｜｜｜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吳先生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萬佛山 蘇鶚杜陽雜編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鸞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

獻｜｜｜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菴羅薝蔔等樹構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

蛤中二菩薩

蘇鶚杜陽雜編上好食｜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人形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遂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按此與酉陽雜俎所載相似而異

羣卵呼觀音菩薩

張讀宣室志唐敬宗皇帝御歷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

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幾思除其害于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為天子未能有補于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為堯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燃火于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丨丨丨丨世丨丨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帝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勅尚食吏無以雞卵為膳因頒詔郡國各于精舍塑觀音菩薩像

開山石

袁郊甘澤謠懶殘者名明瓚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刺史祭岳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頹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

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詆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嘑至聖刺史奉之如神

迎眞身 康駢劇談錄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至于輦下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于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碍檀施自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爲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眞身以寶轝舁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厭代宼使送于鳳翔

無礙檀施 見上

試經 孟啟本事詩太和末敕僧尼｜｜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

西方達人 宋祁筆記余謂佛｜｜之｜｜也其言汪茫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言以爲一眞

眞立而妄隨又去眞指妄以無修無證爲極

劉言之瘢刮法之痕　宋祁筆記

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唯釋迦文殊｜｜｜｜｜｜｜｜｜矣

佛牙生舍利　沈括

夢溪筆談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墜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牀榻摘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蛤筒　沈括

夢溪筆談鄆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

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沾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十鄧州興陽寺特爲嚴麗

小龍求夾注維摩經 孫升談圃荆公爲江西漕夢||呼相公||||||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無縫塔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曰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以贈之云升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比七賢 葉夢得避暑錄話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衝竺法深

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跡相類者爲配

五家宗派

葉夢得避暑錄話傳禪者以雲門臨濟潙仰洞山法眼爲||||

十六僧來掛塔

周煇清波雜志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關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命灑掃新浴寶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瑙盂用以食飯一尊者失具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靈異如此

夢求齋

見上

一葦浮渡

范成大吳船錄丙辰發建康丁巳泊長蘆襆被宿寺中此爲達摩||||處

探釵投江

陸游老學庵筆記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

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丨之丨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戴花和尚 王明清揮麈後録張懐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插花滿頭佯狂縣中自稱丨丨丨丨言人休咎頗驗

伏蠟 曾三異同話録僧家所謂丨丨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若或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無差即爲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蠟人矣

結夏解夏 見上

六根六入 王逵蠡海集釋氏有十八地獄之説膾炙人口矣其義未詳然釋氏有丨丨丨丨三毒之分縁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三毒貪嗔癡之惡業故三六共成十八之數也又九地而兩之亦具十八之數焉

間雲孤鶴何天不可飛 文瑩續湘山野録唐昭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于越拜鏐爲鎮

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撰表畧曰鐫金作誓指日成文益陛下憫臣處極多虞憂臣防奸未至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盡心亦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累恩不可因茲而賈禍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承旨改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誡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曰貴極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羡當時萬戸侯鏐愛其詩遣客吏謝之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為四十州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

丨而丨丨丨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供

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厚遇之

羊心　陶宗儀輟耕錄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

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答

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喇佛前有

物爲丨因問學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丨丨上曰曽聞

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覩請問剌馬剌

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

萌反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

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曽害人乎帝師無荅　如黄金

陶宗儀輟耕錄李木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

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丨丨丨道如白璧儒如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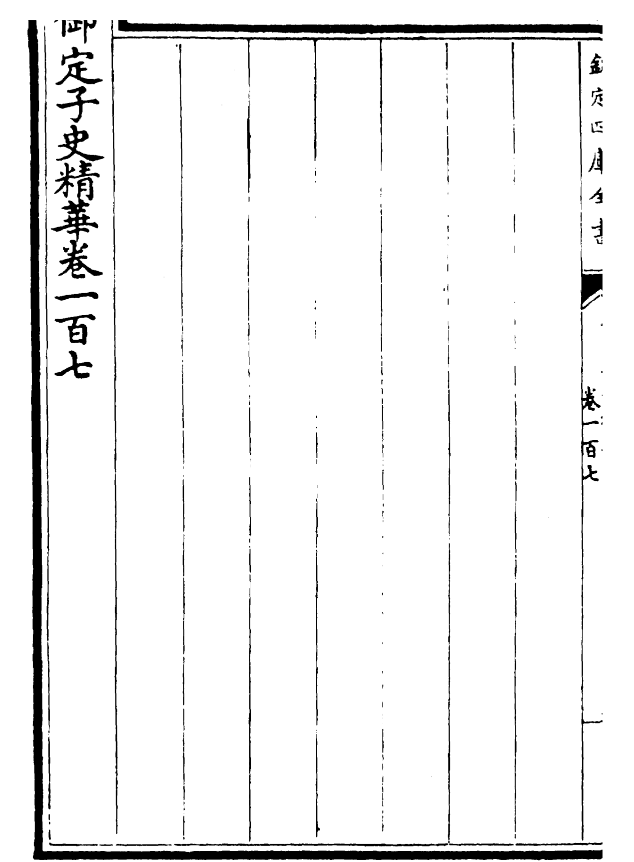
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黄金白璧無　梵嫂　陶宗儀

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輟耕錄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

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丨丨　刻像

騰空　陶宗儀輟耕錄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著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來欲見無從乃丨旃檀為丨目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丨步丨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



卷一百七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録監生臣繆　謨